泊宅編/卷七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泊宅編

◀上一卷

卷七

下一卷▶

東坡《岐亭》詩凡二十六句，而押六韻，或云無此格。退之有《雜詩》一篇，亦二十六句，押六韻。

《越絕書》曰：「慧種生聖，癡種生狂；桂實生桂，桐實生桐。」以世事觀之，殆未然也。《齊民要術》曰：「凡種梨，一梨十子，唯二子生梨，餘皆生杜。」段氏曰：「鶻生三子，一為鴟。」《禽經》曰：「鸛生三子，一為鶴。」《造化權輿》曰：「夏雀生鶉，楚鳩生鴞。」《南海記》曰：「鱷生子百數，為鱷者才十二，余或為黿、或為鱉。」然則堯之有丹朱，瞽叟之有舜，鯀之有禹，文王之有周公，又有管、蔡，奚足怪哉！

國家治贓吏至有決杖者，或以為太峻。予曰：今人但見唐韓、杜諸詩謂判司簿尉不離棰楚，獨不知自後漢時，郎官猶不免杖責。侯汶為侍御史，賦貧民廩糜不實，獻帝令杖之五十。唐禮部侍郎令狐峘忤宰相楊炎，德宗欲杖而流之。然獻帝、德宗不足法也，至若贓吏貪黷，何足恤哉！

《唐律》禁食鯉，違者杖六十。豈非「鯉」、「李」同音，彼自以為裔出老君，不敢斥言之，至號鯉為「赤鱓公」，不足怪也。舊說鯉過禹門則為龍，仙人琴高、子英皆乘以飛騰，古人亦戒食之，非以其變化故耶。

閩人陳舜鄰為信州教授，其父湜嘗傳法於風僧哥，時時語人災祥，十得七八。一日，復遇僧哥於京之城西，責饒舌，且戒自此勿受教授拜，它日當死於水。湜歸靳其子，曰：「世豈有子不拜父者！」無何，日長至，舜鄰率子弟羅拜，湜急止之，已再跪矣。是日，湜一手中風，不能舉。明年春，約客為泛溪之遊，未舉爵，湜起更衣，久之不至；視之，已仆於舟尾，不復能言。輿歸，信宿而卒。是時，玉山鄭同以八行延入郡學，亦預此會。湜未嘗識鄭氏故廬，忽謂同曰：「君宅前水，舊是數上聲。錢聲，今變為呵喝聲矣。」鄭素高資，至是散盡，而長子潨宣和辛丑上舍登第。

政和六年，江、浙大水，秋糴貴，餓莩盈路。張大忠知宣城縣，出郊驗災傷，見岸傍群烏銜土，狀若累冢。大忠異之，令發視，果有僵屍在其下，衣帶間有《金剛經》一卷。

王易簡，江州人。道君朝起寒族，與子寓遭遇，皆致位通顯。建炎間還鄉，屬李承亂，全家被害。初，王氏奉事九天采訪使者甚謹，寇壓境，城中士大夫皆遷避，王氏亦逃於使者祠下，夜夢神告曰：「依城自佳，何必外求。」明日復還舊居，城陷，遂及禍。使祠在城外二十里。

山間小青蛙一名青鳧，飛走竹樹上如履平地；與葉色無別，每鳴，則雨作。又一種褐色而澤居，名旱渴，晴則鳴，鄉人以此卜之。

宣和辛丑，罷郊學及貢法，並依熙、豐故事。翁養源為國子祭酒，頗患文敝，欲革之而未能。蔣存誠代之白堂，具學官異論者眾，請從罷黜。太宰王黼問：「異論者誰？」對曰：「固非一輩，而宋齊愈為之首。」黼曰：「百家諸子，自前古不廢。」忽悟言失，遽曰：「但元祐學術，不可不痛懲耳！」蔡太師聞之，因對，力詆黼「崇獎異學，將害陛下紹述之政」，又稱黼「引用非人」。黼曰：「洪炎，京所用，黃庭堅甥也。」因取蔡絛所撰《西清詩話》奏之，上令御史臺彈劾，即逐炎。而蔡、王之黨，自此始矣。

《方言》曰：「齊、宋之間，凡物盛多謂之寇。」註云：「今江東有小鳧，其多無數，俗謂寇鳧。」《陸龜蒙集》有《禽暴》一篇，正為野鳧害稼而作。

人有所不為，然後可以有為，凡物亦然。《裴氏新書》曰：「虎豹無事，行步若不勝其軀；鷹在眾鳥之間，若睡寐然。蓋積怒而後全剛生焉。此越人以滅吳之道也。」

「鶉」之字有三義：師曠曰：「赤鳳曰鶉，故南方朱鳥七宿取名焉。」《詩》曰：「匪鶉匪鳶。」鶉，鶻也，音團。又曰：「鶉之奔奔。」則今之鶉鷄也。《白虎通》曰：「一谷不升撤鶉鷄。」

鶻、隼，皆鷙鳥也，而有義焉。鶻冬取小禽燠爪掌，旦則縱之，視其所適之方，則是日不於其方擊搏。杜甫作《義鶻行》是也。隼擊物，遇懷胎者釋之。《化書》曰隼憫胎是也。可以人而不如乎？天地之間，有吐而生子者，鸆、鴆、兔，凡三物。

予外舅莫強中喜為詩，頗有思致。掌豐城，得蜀漕蔡沖允書，歲余始達。小詩寄謝云：「故人音信動經年，蜀道間關不易傳。將謂天涯消息斷，西風一葉落階前。」

王荊公當國，欲逐張方平，白上曰：「陛下留張方平於朝，是留寒氣於內也。留寒氣於內，至春必發為大疾癘，恐非藥石所能攻也。」東坡著《樂全先生集序》，乃以安道比孔文舉、諸葛孔明。二公議論，不侔如此。安道元豐間以宣徽南院使退居睢陽，是時東坡就逮下御史獄，安道獨上書，力陳其可貸之狀。劉莘老、蘇子容同輔政，子容曰：「昨得張安道書，不稱名，但著押字而已。」莘老曰：「某亦得書，尚未啟封。」令取視之，亦押字也。二事人罕知，故記之。

朱肱，吳興人，進士登科，喜論醫，尤深於傷寒。在南陽時，太守盛次仲疾作，召肱視之，曰：「小柴胡湯證也。」請並進三服，至晚乃覺滿。又視之，問所服藥安在，取以視之，乃小柴胡散也。肱曰：「古人制咀，謂銼如麻豆大，煮清汁飲之，名曰湯，所以入經絡，攻病取快。今乃為散，滯在膈上，所以胃滿而疾自如也。」因依法旋制，自煮以進二服，是夕遂安。因論經絡之要，盛君力贊成書，蓋潛心二十年而《活人書》成。道君朝，詣闕投進，得醫學博士。肱之為此書，固精贍矣。嘗過洪州，聞名醫宋道方在焉，因攜以就見。宋留肱款語，坐中指駁數十條，皆有考據，肱惘然自失，即日解舟去。由是觀之，人之所學固異邪？將朱氏之書亦有所未盡邪？後之用此書者，能審而慎擇之，則善矣。

朝散郎路時中行天心正法，於驅邪尤有功，俗呼「路真官」。嘗治一老狐，亦立案，具載情款，如世之獄吏所為。雲狐能變美婦以媚人，然必假冢間多年髑髏，以戴於首而拜北斗，但髑髏不落，則化為冠，而用事已，則埋之；欲用，則復以為常。蓋不假此，則不能變也。人死骨朽，為髑髏尚有靈。古方治勞疾用天靈蓋，既能治疾，豈不能為妖邪？世有術者，事髑髏能知人已往事。

楊蟠宅在錢塘湖上，晚罷永嘉郡而歸，浩然有掛冠之興。每從親賓，乘月泛舟，使二笛婢侑樽，悠然忘返。沈註贈一闋，有曰：「竹閣雲深，巢虛人闐，幾年湖上音塵寂。風流今有使君家，月明夜夜聞雙笛。」人咨其清逸。